

壹、前言

本研究提出一個名詞「第三方我」（the third party on “me”），指一種關於主體如何將現實感受的內在性（immanence）現實化（actualization）的作用，一種被動性綜合體（passive synthesis）的重複¹（repetition）（Deleuze, 1968/1994, pp. 72-75; 1995/2001, p. 31），探討其在藝術創造與學習上的關鍵性意義。依據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1968年所著的《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書中所揭示的觀點，筆者歸納定義「第三方我」為一種主、客體綜合關聯的藝術直覺作用，能讓主體（subject）的被動性機能鬆解自我，發揮想像力，參與對象（object）的溝通感受。此外，其中更深層的意涵還包括其藝術創造動力來自於對死亡認知的覺醒所生成的生命超越動力與價值，因而能夠突破自我既有框限，開放自我以探索未知或異質的因素（Deleuze, 1968/1994）。

德勒茲曾提到：

那底下的自我（self），是很少思慮（contemplate）的自我（selves）之行動，而是可能同時要處理行動和行動的主體。……那些成千的小小見證下的、被動的我們（us）當中的思慮：一個第三方的所謂被動的我（these thousands of little witness which

¹ 「重複」一詞，是德勒茲用以解釋一種第三方我的這個如幼蟲般的主體靈魂的被動狀態、重複著的動作，是立基於既有的經驗存底，是整個身體動作在重複著、有某種哲思性的、某種事實的問題辯證與超越追求之過程，其目的在探索差異感觸。

contemplate within us: a third party who says “me”)。(Deleuze, 1968/1994, p. 75)

短短幾句話，已深切暗示出了這整個「第三方我」感觸機制的諸多線索。這裡德勒茲指出了那些「成千的小小見證」，鬆解主觀思慮的自我成為「被動的我們」，以「第三方我」的用語，表達出了一種特殊的感受機制，而這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核心。

事實上，這種關於直覺與身體功能整體認識作用的論述，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與德勒茲的論點中，都有許多一致地相關主張，雖然他們各自主張的細節也有許多不同辯證，但這正是哲學在辯證事物真相可貴的地方。為何這麼多的哲學家都一致地在強調它、討論它？本研究重點只在深究這種「第三方我」的內涵之具體全貌，並不作其中不同哲學家之間的比較與個別發展因素分析。

「第三方我」並非認知的問題，這種主體與客觀世界的溝通過程，涉及了身體知覺的感受學習、生命價值、時空流動性等種種問題。柏格森曾提及，知識的學習是如何忘記，而不是記得多少的問題（Stephen, 1922, p. 26）。為什麼呢？因為在生命每分每秒的過程中，有無限的經歷，身體的、靈魂的各種細胞都已儲存了無限的紀錄，然而，我們思慮中的概念式的記憶，卻是如此有限而片段，往往反而是阻斷知覺的障礙。因此，應該要強調一種直覺的感受性。

梅洛龐蒂所主張的來自於身體的實際在場之感受，讓身體知覺體驗，而不是依賴意識的認知思慮，也是類似的觀點，亦是強調非思慮的被動（passive）作用主體之學習。其原因同樣認為自我認知通常很自以為是，對事情判斷往往武斷，反而是一種認識的障礙。因此，雖是強調發展真實的我，卻要區分出其與自滿、自大的我之不同。諸如